



容光

///
著

容光 / 岁月 /
系列终章

/////////
从青葱校园到天高海阔

岁月 知云意 2



Sui Yue
Zhi Yun Yi



曾经的年少轻狂
如今好像为她悉数卸了下来
他也学会了柔软，学会了平和

我的一生
可以只为了你而活



可若她需要 / 他仍会成为她的战士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岁月 知云意 2



Sui Yue
Zhi Yun Yi

容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知云意. 2 / 容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730-4

I. ①岁… II. ①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6285号

书 名	岁月知云意. 2
作 者	容 光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夏 沅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沅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730-4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C O N T E N T S

/ 001	Chapter 01	永恒军旗
/ 019	Chapter 02	欢喜情浓
/ 037	Chapter 03	尘封旧日
/ 054	Chapter 04	昼夜定格
/ 074	Chapter 05	别后相逢
/ 092	Chapter 06	云雾初开
/ 112	Chapter 07	滨海小城
/ 129	Chapter 08	针尖麦芒
/ 145	Chapter 09	未来可期
/ 162	Chapter 10	战士无畏

Sui Yue
Zhi Yun Yi

//

//



C O N T E N T S

/ 182	Chapter 11	天地之外
/ 200	Chapter 12	致命温柔
/ 220	Chapter 13	不愿黎明
/ 242	Chapter 14	我意昭昭
/ 259	Chapter 15	秘密情愫
/ 277	Chapter 16	偷走他的心
/ 301	番外一	伤患日常
/ 306	番外二	且共声色
/ 311	番外三	老谋深算
/ 318	番外四	重回大一
/ 330	后记	一点碎碎念

Sui Yue
Zhi Yun Yi

//



永恒军旗
Chapter. 01



贤妻良母型选手，路知意同学，又一次扛起了做饭的大旗。

陈声欣然表示他可以打下手，但在他蹂躏完半篮子青菜，捏着鼻子说鱼腥味真难闻，弄不清盐和味精，外加分不清冰箱里的猪肉究竟是五花还是猪腿抑或是别的什么部位后，路知意彻底放弃了让他帮忙的打算。

“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她如此评价。

陈声靠在厨房的门框上，声色从容，“孟子说过，君子远庖厨，我这是谨遵圣贤教诲。”

路知意瞥他一眼，盛好米饭让他端出去，自己把鱼汤倒进了瓷盆里，小心翼翼地端上餐桌。

一个炒青菜，一个青椒肉丝，外加一大盆乳白色香气四溢的鱼汤。

陈声吃了一口饭，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米饭是软的，男人得硬气，做多了饭不利于坚强性格的塑造。”

路知意一把端走他的碗，“为了你的阳刚之气，那你少吃点。”

“少吃点倒不至于，毕竟我的男人味已经溢出体内了。”他好整以暇地把脸凑过去，“不然你闻闻？”

“要点脸吧，师兄。”

“不要了，要脸干什么？我有你就够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吃个饭也热闹得不行。

末了，路知意问他：“我厨艺怎么样？”

陈声煞有介事地想了想，抬眼笑着说：“很好。”

看她得意地扯开嘴角，他不紧不慢补上下一句：“还是我有福气，将来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

路知意语塞片刻，扔下一桌，抛下两个字：“洗碗！”

陈声洗碗时，路知意去了他的房间。他在老宅也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他的童年读物，陈声说她可以随意翻看。

路知意的目光慢慢地在书架上移动，忽然看见一个硬壳笔记本。她抽出来随便翻了翻，笑出了声。

陈声走进来时，就看见她捧着他小学的日记本，内心一阵咆哮。

居然忘了这茬！

他伸手去抽那笔记本，“别看了，这有什么好看的？”

路知意灵巧地躲了过去，清清嗓子，念道：“2006年10月3日，张巧巧说她喜欢我，我问她喜欢我什么，她说喜欢我巧克力一样的眼睛和草莓一样的嘴巴。嘁，她又没吃过，怎么知道我的嘴像草莓？”

“……”

“2006年11月5日，罗燕送了我一支棒棒糖，说她喜欢我，我说不行，她脸上有麻子。”

“……够了。”

“2007年1月21日，春节要到了，妈妈同意我去广场上和同学一起玩。大家在草地上玩叠罗汉，你一个，我一个。压在我身上的女生亲了我一下，吓我一跳。后来，她笑咪咪地说要嫁给我，吓死我了，我游戏也不敢玩了，一口气跑回家了。”

“路知意！”

“2008年……”

路知意难得促狭一回，拿着日记本念着他的童年糗事，哪知道才翻到新的一页，刚开口，就被他一把拉了过去。

陈声一把抽走她手里的日记本，暗暗想着等她走了，必须一把火烧了这东西。

路知意斜眼看着他，“哟，桃花运很旺嘛。从小就这么受欢迎，还巧克力一样的眼睛，草莓做的嘴呢。”

屋内灯火辉煌，院外夜幕四合。郊外的老宅很安静，只有春天的蝈蝈在唱歌，林中的倦鸟在低吟。

陈声勾了勾嘴唇，将她抵在书柜上，低头碰了碰她的唇，微微离开，不动声色地问了句：“怎么样？”

路知意面上微红，却一头雾水，“什么怎么样？”

他的眼眸亮而深，像是璀璨星河。

“看来你还没尝出来。”他低头，再次覆住她的唇，更深入了。

被他摁在书柜上亲了又亲，眼波迷蒙，头脑混沌，直到最后路知意才想明白，他是在说：是不是草莓味，亲自尝尝不就知道了？

事后，古板的路师妹悲愤地拿头撞墙。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啊啊啊，她居然沦落到在神圣的“阶梯”上和他这样又那样！

太过分了！

可陈声呢，跟个没事人一样，从衣柜里拿出自己的 T 恤，“今晚睡觉穿这个。我每周都会回老宅住一天，所以这有我不少衣物。床单被套也是干净的，上周我来的时候，家里的阿姨才刚换的。”

路知意一看那床，再看看他手里的 T 恤，面色骤变，“我睡这里？”

“有什么问题吗？”

“……那，那你睡哪里？”路知意有点紧张。

陈声看了她片刻，走近了些，居高临下地看着面红耳赤的人，两人对视片刻。

她的眼里有慌张，有胡思乱想的痕迹。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没好气地把 T 恤罩在她脑门上。

“洗澡去。”他看她胡乱把 T 恤衫扒拉下来，伸手戳戳她的脑门，“先把你这些垃圾思想给洗洗干净，再上我的床。”

“上我的床”四个字，显然给了她不小的震撼。

陈声真想仰天长叹，他是长了一张多禽兽的脸，才会让她这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他一不小心就对她怎么样了？

为了安抚她这如临大敌的心情，陈声只能平静地扫视一眼她的胸，陈述了客观事实：“不用怕，在你长到 C cup 以前，我不会饥不择食。”

路知意：“？”

路知意洗完澡，穿着陈声的 T 恤，到底光着两条腿还是太羞耻，最后不得不亲自打开陈声的衣柜，挑了条宽松的篮球裤套上。

陈声在二楼主卧里洗了澡，下楼一看，要不是如今她头发长了些，他恐怕真以为自己的对象是个小师弟。

他没好气地戳了下她的后脑勺，“把我当什么人了，这么防着？”

下手真重！

路知意倒吸一口凉气，揉揉后脑勺，“还能把你当什么？小小年纪，日记本里就全是男女交往二三事，除了流氓，还能是什么？”

陈声撸起袖子，“行啊，流氓是吧？那我要给你看看。”

他把她往沙发上拎，吓得路知意拼命蹬腿，“干吗啊你！”

陈声瞥她一眼，松手站起来，“大帽子都扣下来了，不把罪名坐实，怎么对得起自己？”

可话是这么说，他也没真乱来，从厨房里端来用盐水浸泡了十来分钟的草莓，一把塞进路知意怀里，随手拎了两张凳子，“走，去院子里坐坐。”

小院里，头顶是一片城市里看不到的广阔天空，虽不比高原天高云阔、星河漫天，但好歹也有那么几分野趣。远处是田野，近处是小院，伴着蚩蚩儿、蛐蛐儿的合唱，仰头便能看见影影绰绰的星辰。

陈声拿了颗草莓，两口就吃了，看着远处的夜景，漫不经心地说：“路知意，跟我讲讲你的事吧。”

路知意一愣，“你想听什么？”

听什么？

陈声侧头看看她，想起那日从韩宏口中听说的关于她的事，那一刻才觉得，其实他对她知之甚少。

只知道她家境不好，来自高原，其余的，他一无所知。

“随便聊聊。”他又拿起一只草莓，摘了顶端的叶子，一口吃了，“我听韩宏说，你爸爸是村支书？”

路知意一愣，迟疑了一下，嗯了一声。

陈声说：“村支书一般都干什么？”

“上面有政策了，就去开会学习，回来传达给大家。镇上要修路、要动土，也得出面组织动工。平时有人闹矛盾、发生冲突什么的，也都要出面调解。”路知意的声音有些低，说到这，顿了顿，“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我爸的事情我一向不太过问。”

她说的这些都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她才初一，年纪太小，路成民也不可能把工作上的事情说给她听。就这些，她也是从父母的谈话中才听来一二。

提起家里的事情，路知意没有了之前的自在。

她下意识去看陈声，想知道他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些。

陈声点头：“按理说村支书也是村干部了，你家的经济条件不至于很差才对，你怎么这么拮据？”

路知意沉默片刻，才说：“因为我爸对外人太无私，村支书当了那么多年，两袖清风，家里只出不进。”

这话，她是第二次跟人说了。头一回是陈郡伟，这一次是陈声。关

于路成民如何无私，如何因为无私过头而对家人自私，她只得原原本本重头说起。

她不爱跟人提过去，即使没有政审造假的事，她也不愿提。可他问起了，他是陈声，不是别人。她知道她需要说点什么。

来到蓉城，进入中飞院，遇见陈声，仿佛是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她的人生途多舛、黯淡无光，只有成堆的书本伴着她。因为在父亲入狱的那一天，路雨在归来的路上拉着她的手，眼中热泪流淌，口中却是平平淡淡的一句嘱咐。

“知意，如今你父母都不在了，小姑姑没本事，帮不了你什么，今后的路，你只能靠自己了。”

那些年里，她被势利的亲戚看不起。有一年春节，她和路雨去一个表婶家吃团年饭，结果她被人呼来唤去，做这做那，一不小心打碎了盘子，还被人指着鼻子骂。

她也有年少叛逆的时刻，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嘴上却凶了回去：“本来就不是我的活儿，我做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还骂我？”

表婶被她当众一顶，气得没法说，咬牙切齿对她下了结论：“你这没家教的孩子！父母不在，果然长歪了！”

她求助似的转头去找路雨，谁知道路雨也跟着板起脸来，凶巴巴地说这事就是她的不对，跟长辈说话没有分寸。

路知意险些克制不住自己当场哭出来，最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默默抹眼泪。

可那天回家的路上，路雨拉着她的手，抬头望着天上的月亮，脚下踩着乡间的小路。她说：“路知意，因为你父母的缘故，看不起你的大有人在。可你自己要清楚，别人如何看你都只是一时的，如果将来你是个有出息的人，那今天的所有辱骂都会变成明天的羡慕和赞美。我们家没有钱，没有权，你能做的，只有努力念书。你只有这一条路能走，走出来，人生就不一样了。”

那一年，她还有些稚气，还会顶嘴赌气。

她气路雨不站出来帮她，反而和表婶一起当众批评她，可当她抬头，看见路雨眼里星星点点的水光，鼻子却不争气地一酸。

她知道，自己受了委屈，最难受的就是路雨。

所以她努力念书，努力回报这个为她遮风挡雨的女人。

那些年，路知意的生命里只有书本，只有勤奋。她是高原来的孩子，山里的教育不如城里，而她虽然身在高原，但却并非少数民族，高考无法加分。因此，她只能靠题海战术，弥补教育条件上的欠缺。

好在那些暗不见天日的埋头苦学已成为过去，踏入中飞院，她遇见了陈声，忽然闯入了光明的桃花源。他像一颗糖，吃下去就能忘记过往的苦涩艰难，好像他一笑，未来便是一片坦途。

路知意说了一星半点路成民的事，就陷入自己的思绪。

说是不自卑，说是拥有在一起的勇气，可到底还是不愿提以前的事。她踌躇着，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把那些不堪的往事告诉他。

人与人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他的家庭这样和睦，爷爷奶奶恩爱不已，父亲母亲也光风霁月，一家子都是读书人，典型的高知家庭。

而她呢？

路知意不愿去回想扣在母亲身上的帽子和如今还在那四壁之间苦苦煎熬的父亲。

陈声说：“韩宏听你们班同学说，你妈妈是小学老师，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古板，年纪轻轻，总有种教导主任的气质。”

“……”路知意心中苦涩，却又有些想笑。

他们把路雨当成了她的妈妈？

该解释，还是该就这样一笑而过？她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两个人要一路并肩而行，她需要坦诚，需要把那些不堪的、糟糕的过往都掰开了、揉碎了，一点一点指给他看。

可兴许是今夜星光无限好，虫鸣鸟叫为伴，怀中捧着两人一起摘下的新鲜草莓，夜风带着春天的朝气，她抬头望天，茫然地对自己说，再缓缓吧。

他不会在意她的过往，那她就趁这段日子好好准备，等到鼓起勇气了，一一说给他听。今日太美，她不愿用一个伤感的故事去打断它，索性给它一个未完待续的美好结局。

陈声察觉到了她的低落情绪，侧头看她凝神望天的样子，抬手环过她的肩，把她的脑袋往自己肩上摞，动作是不太温柔，但落入她耳边的话却是一字一顿，很郑重。

他说：“以后我罩着你，没人敢欺负你。自行车、香肠腊肉算什么？你就是想吃人肉，我也亲手割了给你送来。”

路知意咯咯笑出了声，“没想到你还能为我牺牲到这个地步，愿意割肉喂我。”

陈声：“割凌书成的。”

她笑弯了眼睛，松口气，感慨一声：“你这么护短，要是我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在那些不被人看好、受人欺辱的日子里，有你该多好？你一定会给我撑腰。她有些心酸，又有些满足地想着。

陈声摸摸她手心的薄茧，低头凝视看了片刻，轻声说：“回到过去我是办不到了，但是路知意，我会努力撑起你的现在和将来。”

我给你买心心念念的自行车；我为你学如何腌制香肠腊肉；若是你我养了宠物，我一定好好照顾它，像照顾家人一样；如果有人嘲笑你，我会第一时间站在你面前，遮风挡雨太夸张，但攻击谩骂、批评嘲讽，我一一应下。

陈声出神地想了许多，可那些话，他说不出口。

曾经的年少轻狂、不可一世，如今好像为她悉数卸了下来，他也学会了柔软，学会了平和。可若她需要，他定定地想着，他也会成为她的战士。

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他愿为她而战。

他只为她而战。

地下恋情进行了不到一个月，基本上除了当事人，周围的人都看出路知意和陈声之间火花四溅了。

起初是路知意和苏洋在食堂吃中饭，武成宇端着餐盘大大咧咧坐下来，“一起吃啊。”

陈声和凌书成坐在不远处，谨遵路知意的命令，在校期间要保持距离。直到看见武成宇从盘子里挑挑拣拣，选了块扎实饱满的排骨送给路知意，他眯起了眼。

下一刻，武成宇还在对路知意说：“五号窗口的红萝卜烧排骨是一

绝，你试试。”

一旁忽然有人端着餐盘走过来，“劳驾，往旁边挪挪。”

武成宇抬头一看，“师兄？”

他不解，左顾右盼一圈，看见了不远处一个人坐着的凌书成。这个食堂并不拥堵，附近好多空座，陈声为什么不和凌书成坐一起，反而跑来和他们挤？

心里正纳闷儿，屁股倒是很自觉地往旁边挪了个座。

陈声坐下来，看了眼路知意碗里的排骨，“昨晚才吃了火锅，我不是让你清理一下肠胃，这两天别吃大鱼大肉吗？”

说着，他毫不客气地夹走那块排骨，替路知意解决掉了，然后把自己盘子里的青菜夹了一大筷子过去。

气氛霎时间变得极其诡异。苏洋若有所思，路知意无语凝噎，武成宇呆滞了片刻。

他就是再神经大条，也渐渐明白哪里不对了，一脸震惊地看看尴尬的路知意，又看看淡定的陈声，颤声说：“师，师兄你……”

陈声：“我怎么？”

他微微侧头，对上武成宇又惊又怨的目光，露齿一笑。

“……”

武成宇的内心极其复杂，讲道理，路知意是他先看上的人，他也一向觉得他们俩一个学霸，一个年级主席，相当匹配。

可眼下对上陈声的视线，他怂了。哪怕他是个钢铁直男，也不得不承认，这么近距离对视的时候，就连他都忍不住捂住心脏感慨，师兄是真的帅……

一顿饭吃得垂头丧气，武成宇泄愤般把盘子里的东西解决掉，一脸伤感地离开了。

路知意在桌子下面踹了陈声一脚，“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胡说八道的吗？”

陈声淡淡地抬头，“我刚才胡说什么了？”

“……”

他什么也没说，但所作所为已胜过千言万语。

回寝室的路上，路知意对苏洋举起双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什么想知道的，你问吧。”

苏洋挑眉，“我早就说过你俩会好上，有今天，我一点也不吃惊。”

她只是稍微停下想了想，抬头看路知意时，眼里多了一抹认真，“我就想提醒你一句，有时候两个人成长环境相差太远了，三观和理念可能会有出入，短时间相处不容易看出来，但时间长了，一旦发生争执，可能就是致命伤。”

路知意一怔。

苏洋看她那出神的样子，笑了：“嗨，我也就瞎唠叨一下，没准你俩好得很呢，有情饮水饱嘛，哪会吵什么架？啧，只是没想到你这么低调一人，居然找了个这么招风的家伙。”

路知意默默地想，这事她也没想到……

然后是三月末的春季运动会。

飞行技术学院一向缺女生，几个年级加起来，女生人数也不超过两只手。见路知意好说话，体育部的师兄当即找上门来，老泪纵横握住她的双手，又是恳求又是吹捧。路知意耳根子软，当下点头，应下了百米短跑、五千米长跑。

转头一问，陈声也参加了短跑。

对于百米短跑的项目，陈声没什么意见，但他听说路知意参加了五千米时，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回回运动会，五千米一跑完，就是男的也都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要死不活了，你一女生，跑去参加这个？”

路知意叹口气，“可是体育部的师兄说，我们学院已经好多年没在女子项目上拿过任何名次了，能抓个壮丁去参加都要谢天谢地。我体能不是挺好的吗？脑子一热，就答应了。”

陈声看了她半天，“当初要你跟我好的时候，你耳根子怎么没这么软？”

“……”

结果到了运动会那三天，男子百米和女子五千米居然在操场两边同时进行。

路知意隔着人群往那头瞧，运动员们个个都穿着院服，她也不例外。飞行技术学院的院服是白色的短袖T恤衫加白色短裤，袖边和裤边上都有三条明黄色的杠，胸前是院徽，背后当然就是院名了。

其余学院的院服也都大同小异，只是颜色不一样。

人群密密麻麻挤在跑道两边，她就是跳起来也看不见陈声，最后已经站在起跑线上，俯身做预备姿势了，刚蹲下，侧头一看，居然从一堆人腿的缝隙里看见了和她一样俯身蹲下的陈声。

一起来运动场时，他穿了外套，她也没注意他里面穿的什么，眼下一看，嗨，真够风骚的。

院服不穿，穿了件大红色运动服，下面是白色运动短裤。多亏他皮肤白，被大红一衬，在太阳底下熠熠生辉，简直是人群里最亮眼的一抹色。

原来男生也能把大红色穿得这么好看……路知意心里不是滋味，她这肤色就没法穿大红。

那边的陈声也在侧头看她，对视时，他嘴角一弯，比口型：“你行不行啊？”

路知意挑眉，目光明亮地看着他，“你说呢？”

然后是裁判各就各位的指令声，枪声一响，两人各自奔跑。运动场内圈是百米短跑的场地，外圈是长跑赛道，陈声冲过终点的那一刻，路知意恰好经过他的前方。

她都来不及去看他到底跑了第几名。

五千米可不是什么小case，体能好是一回事，一口气跑完全程又是一回事。这是耐力的比拼，是毅力的挑战。

前面两圈，路知意跑得还算轻松，后来就越来越艰难，脚下像是灌了铅，胸口憋着股气，上不去下不来的，肋骨疼得厉害，仿佛有千万根针在朝肺里扎。

跑到最后两圈时，她排在第三，前面还有两个女战士在坚持。

女子五千米可比男子五千米有意思多了，跑完两圈时，有人喘着粗气停下来了。跑完四圈时，又有人哎哟哎哟摆着手退赛了。还有个人直接下了跑道，跑到垃圾桶前面哇的一声吐了。这一轮参赛的一共九人，跑着跑着，最后只剩下五人。

路知意是死也要坚持跑完全程的那种人，哪怕难受，也还淌着汗拼命往前冲。

三月末的阳光已有些燥热难耐，她跑了这么多圈，额头上、背上全是汗珠，几乎能感觉到从脑门上升腾而起的热气。

最后半圈冲刺了，她不要命地提速向前，眼前一片金星，几乎看不

清旁边的人群、观众席，就只看见前方不远处的红色终点线。一口气跨了过去，她深深地舒了口气，往前一扑，宁愿和其他人一样摔个狗啃屎也没法再直立行走了。

可意料之中的和跑道亲密接触并未到来，她这一扑，扑进了谁的怀里。

抬头一看，陈声。

他穿着大红色的运动短T，一头清爽利落的短发，刚刚才破了去年自己创下的校运动会百米纪录，正被无数迷妹用充满爱意的眼神凝望着。

他也没去主席台领奖，跑完就来外圈的五千米终点处候着。

路知意连话都说不出来，就这么一头栽倒在他怀里，满身是汗，脸上也湿漉漉的一片狼藉。她还记得他爱干净，自己一身黏糊糊的扑过来，不知道多狼狈。她想推开他，自己站起来，但早已筋疲力尽，一丝一毫的力气都使不出来。

最后她只能挣开他的手，二话不说朝地上一倒。

“让我躺躺。”她有气无力地说，闭眼倒在地上不动了。

“躺地上都行，就是不愿意靠我身上？”他似笑非笑地问她。

路知意太累了，有心说几句，没力气开这口，索性胡乱挥挥手，打发他一边去。

太阳刺眼，哪怕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眼前一片耀眼的白光。她平复着呼吸，用腹式呼吸法小口小口喘着气，想把肺里那阵因缺氧引起的针扎似的疼痛给压下去。

哪知道下一刻，眼前的白光骤然消失，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她下意识睁开眼，就看见陈声俯下身来，挡住了眼前的日光，也准确无误地堵住了她的唇。

观众席上一片尖叫，周遭的人群也沸腾起来，运动场上大家闹着叫着，一波一波涌上来围观现场，纷纷举起手机留影。

原本已经筋疲力竭的路知意，不知从哪里生出一股洪荒之力，像兔子一样猛地跳起来，拨开人群不要命似的跑了。

当天，飞行技术学院的知名男神，陈声，因在运动场上的温柔一吻，声名远扬。

路知意被本栋楼的女生像看熊猫一样围观了一晚上。